

集部

道鄉集卷十八

宋 鄒浩 撰

制

郭獻卿除節度觀察留後制

舜典三考而明陟周官三歲而行賞朝廷褒叙之法亦必限年而後舉不敢以私恩廢焉所以嚴勸沮而成治道也具官某蚤繇才選久著賢稱廉察大州式應選格是用進汝以兩使留務之重訓有之曰位不期驕禄不

期俊思所以稱祿位者勉自慎其初終則豈但朕惟汝嘉汝亦有以自見于永世

蕃官羊聲唛等補官制

褒卹死事國有彛章録爾以官以為忠勸往承先志勿怠恭勤

皇叔世法贈官追封制

五屬之間朕所惇叙以為天下先者也既有以榮其生必有以哀其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具官某躬信厚之

質習義理之文雖居富貴之中不愧祖宗之訓奄其淪逝深用惻傷惟廉車使節之崇惟列爵侯封之貴未嘗虛授併以為恩魂而有知服我休命

祝德除右侍禁制

爾以久在戎行比從廷議録爾戰功之舊旌爾射藝之優於所得官躐進三等往其奮勵以報殊恩

醫官秦拱敘復官制

爾以方技祗事禁廷有勞可嘉在所甄録亟除往咎盡

復前官服我殊恩益圖報効

李洵仁轉官制

朕眷待諸弟厚矣因其進封寵以異數而俁請回所受為爾遷官朕命從之勿忘祗恪

黄持補三班借職制

自我祖考以來所以待曹氏甚厚故佾之逝也嘗俾官其諸孫而誘則以其所當得者為爾請焉寵進爾官勉思飭勵

鍾正甫除刑部員外郎制

爾為郎於憲部舊矣出分郡寄休有治聲還居厥官是為優選副我哀矜之意勿忘忠厚之心

謝愔轉官制

爾阨於下僚久矣頃由慎選參類刑書比于前人式應遷陟其思所以稱朕命者勉祇厥序以成官常聽官治之意

醫官仇洵彥轉官制

朕於一時有功之人雖在疎遠猶必襃陞而況執技禁廷數著勞効是宜進秩俾貳太醫益務精勤以稱恩遇

醫官張倚敘復官制

爾名在謫籍當以期敘眷大臣之有請亦成此之具存還復一官用為爾寵勉思報稱益務精勤

張鈞轉官制

朕惟宗社付屬之重尤於名器不敢不慎以爾職在園寢最為有年襃録舊勞寵加一命其益勤於來効以

圖報於官榮

范世文母封郡太君制

朕欲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同我孝治篤於其親眷求高年以風勸之爾壽甫期頤式膺褒格爰錫有邦之號用昭積善之祥祗服異恩益綏遠福

李執柔除屯田郎中制

六卿分職率屬以成天下之務而屯田政令總在冬官肆求望郎汝則已試往稱朕命尚勉之哉

宫人朱氏可掌珍制

宫官由掌而上始預品秩所以謹名分而嚴勸奬也惟時寶貨之事尤資贊助之勤審求其人肆以命爾往其祗慎以稱恩榮

岳元轉翰林書藝局直長充裝界待詔制

比集衆藝嚴飾睟容以極朕欽奉祖宗之心爾於其間有勞可録益祗厥事往對遷陞

濱州齊將段千朋封善應侯制

爾義以許國既奮節於生前仁以惠民復顯靈於身後眷雨暘之恊應嘉祈禱之不違用伸錫於侯封以光昭於廟食尚惟庇佑益助豐穰使吾一方永有歸賴

傅楫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制

侍從之賢藩邸之舊朕固欲其常在左右也若以疾來諗至於再三義所重違姑聽均逸具官某蚤繇隆望翊賛潛宮比于同寮最為久次察言觀行朕獨知之逮擢寘于西垣實典司於誥命以其深厚之氣發為温雅之

詞追還古風有助皇極遽形封奏力以情言俾陞内閣之華暫出輔藩之近勉從康乂副我眷懷

内人韓氏封司言制

宫官六尚之屬雖以品秩為差然非恩俾遷焉亦何由而敘進乎此朕於汝等所以録歳月之勞而陞典司之任也往循名分益務恭勤以無愧乎朕命則惟汝嘉

岑象求充寶文閣待制致仕制

朕眷待禁從之臣固已厚矣而况夙侍潛邸蔚有舊勞

聽其歸休盖不得已具官某力行素學旣老彌堅士所推稱朕所奬拔比緣均逸出帥近藩曽未淹時遽以疾告薦覲來奏灼見深誠用進陟於文階以寵光乎謝事益綏遠福克著高風庶幾助成王德無愧乎古之里居者

左侍禁李謹母毛氏特封制

朕欲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同我孝治篤於其親眷求高年以風勸之惟爾壽康式應褒格用侈閨門之慶顯

疏湯沐之封祗服異恩益綏遠福

叔紺敘官制

爾抵罪以來能自惕勵務遠悔咎且更霈澤數矣在於
踈逖猶與維新而况宗屬之内乎還復官榮勿忘祗畏

周常中書舍人兼侍講制

中書機要之地舍人所掌肇自元豐分押六司率循四
禁不獨賛為誥命而已副我簡拔存乎其人具官某嘗
仕而歸能往而復擢寘師儒之重旋居左右之聨秉筆

直書足為檢誠敷經勸講有益見聞屬西掖之虛員俾試言而亟用雖云故事實出異恩夫法無後先所從惟是人無彼此所任惟賢朕之志慮固已堅定而不移矣以爾中和之氣必能宣導以文詞以爾誠慤之心必能力裨以獻納使内外臣庶罔不迪我好惡爾亦無愧於出處之義

呂希哲直秘閣知曹州制

秘閣聚天下之圖籍以崇養豪英以鑒觀理亂惟時分

直不輕授人以爾學知所宗行與言稱方從卿寺出守輔藩茲用褒嘉以為爾寵夫濟陰患盜久矣以爾之不欲而表勵之則雖賞之不竊將不特見於空言而已往其懋哉

左伯能補官制

門下機要之司隸職其間汝為歲久勤勞毖慎克有初終用遷使介之榮出就嶽祠之佚併從汝志益務酬恩

高昌庸等除金部祠部郎官制

司金劇曹典祠要部妙簡資望有自來矣昌庸能以吾寛厚之意推廣於常平爾琬能以吾欽恤之心肅清於憲獄咸有已効玆用甄陞往脩厥官以助而長

虞策特落權字制

民曹之長於周為大司徒於唐為太常伯品高禮異選授常艱旣得其人在所褒陟具官某頃緜時望擢總邦財能不懈於夙宵以備殫於智術遂使經常之用舉無遺乏之虞究觀已成厥功甚茂斷從朕志寵正爾官易

不云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朕旣躬儉以為天下先矣其以爾効見於職者勉而終之俾無愧于古訓

韓粹彥等轉官制

中宮旣正位號以母天下凡厥儀物率從典章迄用有成繄爾董治載嘉勤勩各進一官勉稱異恩勿忘來効

滎輯除禮部郎官制

儀曹屬郎從昔以來號為南省舍人非文學行義蔚有譽望惡能稱其任哉以爾奮自師儒服在館閣比緣賜

對灼見所存莅職春官用爾爲允往祗厥敘前徯褒陞

孫乘父洙贈右正議大夫制

朕初踐祚澤霈萬方凡厥幽明率從褒陟具官某學通
三極文配兩京晚深神考之知簡在弼諧之數未及登
用奄至淪亡惟善慶之所鍾服義方而是似式膺貢典
追進崇階尚克歆承以光冥漠

高舜舉轉官制

爾以方技祗事禁廷有勞可嘉在所甄録特遷秩序昭

示殊恩益務精勤以圖報効

歐陽棐知蔡州劉唐知相州制

朕惟祖宗稽古右文之意脩崇館閣涵養豪英分直其間尤為高選以爾等夙承家學久著時稱嘗隷職於圖書頗宣勞於歲月方從省闥出守近藩茲用褎遷以昭寵寄朕以天下為度爾旣知之矣勿以内外自異思所以使吾民無歎息愁恨之心者庶幾良二千石不獨專美于前人

內侍閻安轉官制

朕承天下之休服宗祖之訓惟名與器未嘗假人有以取之亦克用勸具官某比緣委任能罄才謀表勵衆工交脩乃事成我奉先之志繄爾率職之勤宜有褒遷用旌績効兵團重寄遙領為榮其益慎於初終以永綏於寵禄

革保等轉資制

朕於死事之家尤所矜恤而有司言狀以爾名聞進職

官聯勿忘忠報

馮瑀降官制

主將隕于賊鋒爾旣在行法所不赦尚以兵寡路隘首尾隔絶原情議罪姑降一官朕之殊恩益圖忠報

皇弟孝永正任團練使制

朕觀堯舜以來未有不惇敘九族以風化天下者惟時宗屬宜在褒陞具官某於英廟為近孫於益王為幼子事親奉長肄業從師咸有可觀庶能自立就正兵團之

任用昭友愛之隆益慎厥脩以成乃志

管師仁吴材並除諫官制

朕於天下之言雖無所不受然稽以為決者惟諫官御史而已分任遺補尤須得人以爾就職以來數有獻納祛除壅蔽罄竭精誠斷自朕心進處東省吴即云以爾進繇儒官休有士望比嘗延見數奏可觀斷自朕心擢寘西省昔伊尹告其君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朕方操是以聽吾言矣爾其益務自信以輔朕之不逮

馮翼降官制

日者西人入貢選爾于邉以應待之而盜取其物爾旣失察復不以聞是豈朝廷委任之意哉特降一官勿忘循省

內侍馮世寧祖母特贈郡太君制

內外之臣自朝籍以上則可以追榮其先而貴及王母尤為異數某氏躬能積善慶襲後人惟時孝孫實我內穿顧回恳禮之舊寵疏湯沐之封嘉其誠心錫以郡號

庶幾不昧尚克欽承

曹誘轉官制

横班遷敘之法或就補虛員或遥領郡務皆限以歲年而攷其積効盖未嘗輕授也具官某起于后族服在官聯能自罄其才謀遂有聞于閥閲兵團重寄選付甞艱兹用襃陞實為異數所以稱者尚勉之哉

醫官秦玠等降官制

昔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善之取以

為訓爾以醫選用職在禁廷診候之間敷奏失實豈不愧古訓而疑朕聽乎特降官聯勿忘循省

李洵仁等轉官制

朕惟慈馭實天無以致天下之養追奉大事尤極孝心而衆務攸司實資協濟惟爾夙夜備罄勤勞用稽考於舊章俾階陞於秩序益圖報効稱我恩榮

王輔轉官知澤州制

中臺總天下之政令惟時隷職汝最有年能慎始終迄

無罪悔特遷顯秩出守善邦勿忘積累之勤益勵承宣之効

入内閤安轉官制

賞以勸功罰以懲罪朕操是柄以御羣臣雖在宮闈亦不偏廢具官某頃緣失察嘗降官聯顧總護於繕脩著勤勞於夙夜不俟期年之敘特還禦侮之崇服我恩榮益圖報効

醫官王師原敘復舊官制

爾以醫選用服在禁廷雖嘗失職於前乃能宣勞於後記功志過肆有甄陞還復舊官益勤忠報

欽慈皇后父陳守貴賜謚榮穆制

朕顯膺眷命克紹丕圖永惟顧復之慈莫致晨昏之養追崇位號肇正園陵曾未極於孝心用推隆於外氏率循茂典寵以易名欽慈皇后故父具官某潛德自豐流慶及遠不出門閭之内夙承天地之祥是生柔明來應選納輔佐神考以風動於家邦誕育眇躬以君臨於夷

夏靜言所自益見殊休肆加一品之崇式冠三公之列
厥惟褒贈亦既哀榮念宅兆之載安卜歲時而甚邇不
有異數曷昭至懷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中情見貌曰穆
合茲二美以賁九原尚其有知服我優渥

醫官張明轉官致仕制

量力而仕引分而止此士大夫之所為而爾實能之葢
不獨醫術出乎其類而已特遷厥官以榮歸佚

何志同轉官制

荀卿有言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朕旣變而通之以善天下之法又設官置局參考已事以嚴類舉之助而筆削去取爾預有勞肆陟文階尚期成効

道鄉集卷十八

道鄉集卷十九

宋　鄒浩　撰

表

敘復宣義郎謝表

臣浩言十月初十日准告敘宣德郎至十五日續進告授宣義郎其宣義郎告係先下後到臣即時望闕謝恩祗受訖萬方咸赦已霑再敘之恩一候未移復拜初行之命榮光薦及感幸彌多中謝伏念臣遭世休明奮身

寒陋曾不量於智力乃自冒於典刑五嶺東西積染七年之煙瘴重湖南北備更萬里之風波向非曲軫於睿慈何以獲存於餘息因逢盛事亦預遷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難名仁深易感方庶民均蒙於錫福慮一夫猶切於向隅用推天覆之公施及里居之賤臣敢不思謹前之莫逮知善後之可圖鬱鬱葱葱遙拱中天之觀闕勤勤懇懇倍殫祝聖之誠心永與含生仰依洪造

敘復宣德郎謝表

臣浩言十月初十日伏奉告命敘宣德郎臣已即時望

闕謝恩祇受訖忽由望外越在赦中還陟文階倍增感

涕中謝伏念臣頃從荒遠獲賜言歸鄉居甫閱於三年

瘴發屢瀕於九死賴襲太平之和氣得存垂絶之殘生

暑往寒来不出衡門之下昏定晨省用寛老母之憂為

幸已多復何所望豈謂非常之造曲加久廢之餘此葢

伏遇皇帝陛下道貫兩儀躬膺八寶備帝王之多福集

祖宗之大成政廣周仁施每先於無告澤深漢德猶下

及於重泉刻溝壑之未填曾軒墀之夙侍肆令收敘俾與光榮臣敢不篤勵誠心堅完晚節無捐軀之路雖莫報於隆恩和擊壤之音但永陶於至化

復官袁州監酒稅謝上表

臣浩言昨任右正言緣論事妄繆死有餘責蒙先皇帝矜貸特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至今年四月十七日准告復官及移差遣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投諸荒裔已絶望於生還沐以深仁忽叨承於内徙冥心自揣感

涕橫流 中謝 伏念臣昨在先朝誤蒙睿奬賜以清閒之
對拔為獻納之官聲光聳動於當時遭遇迴逾於前比
永惟圖報尤務竭誠豈知稟賦之愚遂至敷陳之繆罪
當萬死雖逃兩觀之誅恩錫再生僅比三危之竄敢意
哀憐之異亟還品秩之榮俄自流人越參局事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性隆孝弟德際乾坤知臣夙遇先皇不居
人後察臣薦更大赦特許自新從今膚髮之餘年盡出
聖神之再造臣敢不虔思訓敕痛艾愆尤遙望北辰雖

莫陪於星拱回瞻南嶺固已近於天中誓堅忠義之心上荅生成之賜

謝皇太后表

洑之嶺表復以官聯退惟萬死之餘迥出再生之願危衷激勵感涕縱橫中謝伏念臣資禀至愚分甘無用方神考育材之日偶竊綴於儒科迨先皇拔士之時遽叨陞於諫省念遭逢之絶類思罄竭以酬恩不謂㝠頑反成冒犯罪大當從於顯戮仁深止竄於遐方及此内遷

尤非敢望此蓋伏遇皇太后陛下憲天作德如日舒光佑聖哲以承祧與華夷而更始雖在八荒之外舉無一物之遺是致羈流亟蒙甄復餘生抱疾已逃瘴癘之憂慈母餘年得冀晨昏之奉臣敢不深懲往罪勉企前脩惟博施之無疆知自新之有路忠孝而已期不負於初心死生以之庶少酬於洪造

中書賀日食以雲陰不見表

德動上穹日藏餘照是為希潤之際屬在清平之朝中

謝

竊以卦應純乾時當首夏朔有太陽之食占爲及物之災伐鼓用牲雖備存於故事側身念咎乃昭格於靈休人皆仰之誠則明矣伏惟皇帝陛下躬膺歷數政協璣衡以大禹不伐之功謹周公無逸之戒日以繼日新而又新雖處宮闈如對天地偶運行之失度復隱曜於重陰禮悉變乎常尊思極流乎無外致兹感應捷若影隨臣等叨服近司固有慙於燮理式逢亨會猶竊幸於輝光相與驩呼實均率普

中書舍人謝表

臣浩言伏奉制命授臣通直郎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擢從右史寵寘西垣貢以身章進其官秩叨一時之異數躐羣俊以超陞莫獲懇辭倍深悚灼中謝切以代言所寄自昔為難況聖明天覆之初乃號令風行之際形容德意揭好惡以示人鼓動紘區迪中和而成俗攷于已事尤在得賢如臣凡陋之資重以荒疎之業才隨識短學與術踈曾莫跂於前脩空自存於宿志分為

棄物望絶亨塗豈期閲歳而五遷以至試言於三道聿膺藻鑑預掌絲綸服儒者之至榮冒朝廷之盛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建皇極緝熙聖功萬機獨斷乎乾剛四海必繼於離照察臣平日未嘗或欺謂臣此心亦可用勸適求侍從遂使超踰臣敢不夙夜以思初終其慎勉陳薄技雖有慙深厚之辭誓竭孤忠庶不負生成之造

吏部侍郎謝表

臣浩言伏奉告命除臣依前通直郎試尚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代言西掖已冒至榮列職中臺更塵高選拜恩優渥撫己兢慚竊以六典治邦周重天官之任三銓綜吏唐推文部之權洪惟神考之正名肇復先王之成憲迄至今日益貽聖功宜得真才以貳選事而臣猥從廢斥特荷哀憐俄擢寘於近班復預聞於機要事陛下有如上帝敢萌一念之欺仰陛下何啻高山終乏纖埃之報未正空飡之責遽叨越次之陞靖言思之

可謂幸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孝隆繼志道廣用中欲多士之無朋故孤立者與進欲四方之不擾故愚守者并容爰舉斯心俾祇厥序臣敢不激昂遭遇飭厲猷為念此餘生實聖神之再造誓殫綿力稱寵禄之殊私

改除兵部侍郎謝表

臣浩言伏奉敕命特授依前通直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差遣賜如故者易以兵曹便其史職載惟優渥第切兢榮中謝伏念臣資稟至愚仕逢昌運荷上聖并容之異

預清朝委任之隆比自西垣擢居選部所掌適司於右列其繁尤倍於他曹惟專夙夜之勤方稱銓衡之寄而臣猥兼筆削甫歷秋冬顧用志之難分懼收功之弗逮敢圖昭察亟賜遷除雖故事之具存實殊恩之曲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明並日升鳧短鶴長均受生成之造越南燕北悉蒙臨照之私是致駑材亦叨器使臣敢不益堅宿願勉跂前脩庶殫犬馬之勞少効涓埃之報

改除越州謝表

清華內閣表率名藩併冒殊私不勝至幸中謝伏念臣姿惟固陋運偶昌期神宗推道德以育材竊處師儒之任哲廟攬乾剛以述事叨為耳目之官逮上聖之繼興躐羣英而驟用恩深骨肉固已絕於身謀義迫威顏乃重陳於親意侵尋半載冒昧累章荷鴻造之曲成俾便鄉而出守曾未幾日就更兩州皆二浙之上游為一時之盛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導堯舜治越成康廣彤

孝弟之風丕變華夷之俗天慈所被物願畢從是致愚誠獲蒙睿察臣敢不深惟遭遇勉企循良昔侍燕閒既奉寛仁之訓今居屛翰誓殫宣布之勞庶有見於撫綏以無慙於報塞

知江寧府謝表

臣浩言伏奉告命除臣依前官充寶文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仍加武騎尉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如故者内閣陛

華宜先俊望便藩出守輒冒榮名引分莫諧拜恩增惕

中謝伏念臣叨居侍從寖閱歲年略無可録之勞虛竊

不貲之施迫於親慮猥以情聞皂蓋朱旛既承流於東

國寶章宸翰仍隷職於西清永言從欲之私實過初心

之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舜孝政廣堯仁憫臣至

誠自冬春而有請察臣孤立在出處以無嫌用貴其行

遂加厥職臣敢不深惟寵數益勵愚衷德賴乾坤固無

分於内外命輕螻蟻誓圖報於生成

責授衡州别駕永州安置謝表

臣浩言伏奉告命責授衡州别駕永州安置於十月初三日到永州訖分合誅夷曲蒙矜宥危心甫定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頃在先朝擢登諫省每奉丁寧之訓俾輸獻納之誠愚不自量期仰酬於簡拔妄有所發乃上瀆於威顔向非先帝之深仁寧復餘生之可報遄逢聖作召自炎荒雖聖度與其惟新越躋禁從而公議久之難掩迄正典刑尚玷散員獲居海外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道隆覆載明極照臨謂臣本是言官已坐狂而顯黜
知臣數更大赦與初犯以殊科特緣昭示於友恭是以
必申於懲戒重念臣親年滋老弟疾未瘳方得請於鄉
邦庶少寬於私計豈期罪過遠取竄投既孤主上亭育
之恩報効莫圖於萬一又虛老母晨昏之奉道里不啻
於五千俛仰以思忠孝安在臣浩敢不深惟訓勅力務
省循既往之咎何追但彌增於惕勵再造之身未殞猶
竊兾於哀憐

復敘許居常州謝表

臣浩言昨於昭州准省揮移漢陽軍今月初九日至本軍准告復承奉郎臣已即時祇受望闕稱謝訖見起發歸本貫常州居住者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憐縱橫涕淚中謝伏念臣實為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輒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救物特寬司寇之嚴刑但復竄於遐荒姑使省其往咎惟昭潭之可畏與新州之不殊形影自隨

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為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絕之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亟諧於定省名蠲罪籍品復文階在拔拭之非常皆覬覦之莫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盛春生千齡先御於丕圖萬物皆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回進日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哲廟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

之表端遇六龍之飛擢于不次之中曾是惟新之數肆令甄敘俯及孤危臣敢不因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遙瞻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謝特復直龍圖閣表

衡門僻寂已竊幸於寧居延閣深嚴復叨榮於分直荷恩殊異撫已驚惶中謝伏念臣一去從班久更歲籥凡愆尤之所積常循省以無忘水菽不充雖窘晨羞之奉

雲天在望第殫壽祝之誠蓬茆已分於終身鴛鷺敢希於接武豈期甄復特被寵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貸且成無疆惟恤灼見漢唐之已事廣推堯舜之深仁屢滌丹書咸有自新之路優班紫詔遂無永棄之人是致餘生亦還初職臣敢不益加祇慎務遠悔尤戒有過之必文思聞義而能徙遙瞻寶構既獲與於光臨從此清都庶不迷於夢到誓堅晚節圖報隆恩

笏記

異雖食朔德自回天倐爾雲興有如景赴伏惟皇帝陛下與乾同健以日同明尚嚴消復之誠坐獲亨嘉之證臣等久塵近列式遇昌辰在於照臨之中不勝欣蹈之至

道鄉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鄉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道鄉集卷三十

宋 鄒浩 撰

狀

辭免除右正言狀

聞命震驚措身無所伏念臣學問迂踈見聞寡陋比者
蒙恩賜對方懼不足以仰副聖問而況諫省之官職在
獻納陛下聽斷以來允慎選除豈臣卑凡所敢冒處所
有恩命未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以安愚分

辭免依前除右正言狀

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昨緣狂妄罪不勝誅蒙先
皇帝屈法推仁止竄嶺表固已萬幸又蒙聖造以臣該
登極大赦特復舊官就移職任曾未踰月即賜召還求
諸古今殆無前比臣雖捐軀隕首豈足以上報異恩然
臣資稟至愚動多迂繆若更冒居言路深懼獻納失當
無以仰副陛下明目達聰之意伏望睿慈俯賜昭察追
寢成命以安愚分

辭免右正言第二狀

聖恩深厚俯及賤微退自省循不勝惶懼臣伏自炎荒必死之地蒙陛下矜恤亟賜召還抱病餘生既脫瘴氛垂年老母復霑禄養回骸肉骨未足比倫所以酬恩安敢擇事況陛下親政以來首闢言路擢用忠良所謂千載不可逢之嘉會而臣亦預聖選豈不至榮至幸緣臣學術淺陋多所不通再處諫垣必無裨益伏望聖慈特降指揮除臣兩浙路合入差遣庶幾遵奉詔條勉收微

効上報天地生成之賜

辭免右正言第三狀

懇辭莫獲實出異恩顧臣何人有此遭遇義當趨職圖報萬分安敢規求措身自便重念臣今事勢與衆不同除已兩具奏陳外尚有不得已者臣母行年既高緣臣遠竄夙夕憂懼殆不堪處今月日未幾復居舊職必無以慰安母心其事一也臣自蒙神宗皇帝賜第以來止為内外學官未嘗更歷州縣凡是世務多不通曉乃

欲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論以裨初政勢必不能其事二也陛下方除壅蔽以廣聰明如臣至愚一眛獻納則慮有難於聽用之言言或不用不惟臣失其職抑恐言路不振將自臣始其事三也臣昨待罪諫省不能諂附權要論列所及悉為仇讐聞臣召還意必不樂萬一疑似之間搆臣罪戾不免上煩聖察其事四也臣昨竄逐之後凡不快臣者相與捃摭無所不至臣若論列偶及其人彼必以為因緣國事報復私怨臣若避嫌不論又負

陛下任使之意其事五也事勢如此世所共知不敢飾辭冒瀆天聽伏望聖慈曲垂矜恤改除一合入差遣臣不勝區區螻蟻之情

乞改除合入差遣狀

重惟疎遠小臣不敢更請雖已赴省共職而分義未安實難自已比緣賜對冒聞天聰曲荷矜憐洞照危懇臣雖碎首莫報大恩伏望睿慈特降指揮檢舉臣累奏事理改除一合入差遣臣不勝區區螻蟻之情

乞給假歸常州迎侍狀

竊念臣母年高素若風眩臣昨過嶺以家貧路遠迎侍不得見居常州臣既被召旨又不敢迂程歸省及至國門聞臣母自臣得罪以來日夕憂懼舊疾增加人子之心實難安處陛下方以仁孝治天下臣雖不獲辭禄就養欲望聖慈曲賜矜恤特許給假令臣暫歸常州迎侍老母前來不勝區區犬馬之情

辭免起居舍人狀

臣竊見祖宗以來推擇左右秉筆之臣尤為至嚴所以勵庶工而尊朝廷也陛下方遵奉成憲以盡春秋謹始之義名器所屬必時望人而越使記言乃誤超擢臣雖不學豈不自省非其分乎聞命驚惶莫知所措伏望聖慈俯照誠悃追寢褒除改用豪英庶協公議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臣草芥賤微仰荷陛下天地曲成之恩至隆至厚豈敢不即祗命勉自効其涓埃重念人君之言發於堂陛深

嚴之上而休戚所應乃在四方萬里之外必資文高學博器識閎遠之士善惡畢書以為檢戒而垂無窮顧臣何能輒塵妙選且擢自諫省雖有故事然不循月限特授此官自唐以來與魏謩比者殆無其人況臣以拾遺召復甫逾半年以補闕遷除尚未供職比之前輩尤更僥倖若不控誠於聞命之初將遂貽譏於拜命之後上累名器所係不輕伏望聖慈深賜矜察收寢誤恩别除臣一合入閒慢差遣不惟臣獲安愚分亦庶幾朝廷不

失因任處宜之實

辭免中書舍人狀

聞命震驚莫知所從竊惟陛下躬攬以來端好惡以隆太平固已盡至公至正之道而所以形容德音風動四方使莫不知所辟行則代言之任尤當審擇如臣雖嘗志學愚不可移勉為詞章最其所短若或希恩冒試眛於自陳不惟無以仰副陛下選擢之意亦恐輿議沸騰上累國體臣聞前輩緣召試而以不能固辭遂蒙聽許

者甚多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召試指揮以安愚分

辭免中書舍人第二狀

聞命震驚莫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擢自古史雖故事具存然必學識文詞過人遠甚乃協公議如臣孤陋一無所長秉筆殿坳日月未幾免試弗獲廢黜為宜敢謂殊私亟此褒用在臣分義尤極難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追還恩獎庶幾名位不為虛受以嚴一時多士之勸

舉李潛自代狀

伏見朝奉郎祕閣校理致仕李渻道隆德備言約行高
責所謂儒士以為法雖已引年歸老然臣去歲過虔州
見之其形神充盛耳目聰明精力少年殆莫能及陛下
寤寐賢俊陪輔太平擢為從官臣且在選顧之以任重致
遠如潛之老成者乃獨休處乎名器之外豈惟有識咨
歎臣亦愧怍無窮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薦郭照陳彥默奏狀

昨見本省編例官宣德郎郭照宣義郎陳彥默盡心職

事議論允平察其人皆有操守是時照彥默到局已及三年比臣召還又復彌歲而逐官尚在本局初不少進比之勅局官屬未久輒遷者實為淹滯況照經術法令無不該通彥默知識詞章夙有休譽方朝廷搜抜人才以備器使之時如此二人誠未易得伏望聖慈特賜採收不次用之必有顯效

辭免同脩國史奏狀

聞命驚惶莫知所處臣竊觀神宗皇帝升遐久已十有

七年而一代信書至今未就陛下聖孝既深以為念必慎擇史官付之論譔豈臣疎賤所敢參預況今英俊布滿臺閣其才行學識率居臣右改而命之不惟臣分獲安實足以副陛下顯揚先烈之意

辭免同脩國史第二狀

臣雖至愚既荷聖恩曲加任使自當奮勵求稱萬一又況神宗皇帝改科造士臣實執經太學繼蒙賜第擢為教官因緣遭逢以至今日果於大典可以助致涓埃亦

自當罄竭夙夜圖報長育之恩豈敢重於辭避緣自開院以來不知所更者幾人所歷者幾時而所見不同互有筆削近雖已降指揮兼用新舊實録及實録之所不載而明有稽據可參相照者並聽詳考事實書之國史然是非取捨紛錯無緒必欲相與折衷以成萬世不刋之書此非臣至愚所能任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特與辭避以安分願不勝天地生成之賜

辭免同脩國史第三狀

懇誠雖至俞旨未頒不免傾輸仰祈矜察竊以文字之職儒者所榮擢寘史官尤更寵異在臣僥倖豈可勝言但臣志學以來以資質駑鈍痛自刻厲遂得心疾每思慮過當即怔忪不寧發為口瘡寢食幾廢今來脩史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如青天白日尚容窺仰萬一其餘羣臣事實皆採於愛憎未知所辨正賴心力有餘之人區別是非以嚴褒貶而臣所苦適難勉強倘因憒亂取捨失當則凡厥所書必至乖戾傳示萬世其害無窮此

尤臣之所大懼也臣荷陛下生成之恩不啻天地父母是以輒忘誅戮冒瀆再三敢望聖慈赦其罪而允其請庶不致以疾繆上誤大典

辭免吏部侍郎奏狀

聞命震越莫知所為竊以天官劇曹貳卿高選久于侍從方稱恩休而臣資淺望輕已試無効未從顯黜更此陞遷揣分難安不敢冒處伏望聖慈追寢誤恩改除一合入閒慢差遣

舉董丕自代狀

伏睹朝散大夫通判恩州軍州事董丕孝友之行無媿古人靜退之風可勵世俗清朝顯拔宜在所先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薦盛瑜陳彥默狀

昨見承議郎盛瑜宣德郎陳彥默正在所統見其脩職甚敏而勤編類成書近已放罷況瑜與彥默並以才學為衆所稱擢而用之必有顯効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審

察施行

舉張景脩自代狀

伏見朝奉郎充親賢宅大小學教授張景脩操履完潔學術該明在元豐時以文送童子朱天錫赴闕求試神宗皇帝見而稱之嘗諭政府記錄姓名今已白首尚沈下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薦張舉狀

伏見前睦州清溪縣主簿張舉少以才望顯于東南治

平四年進士第十人及第不忍遠去父母遂不復仕宦承顔養志外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工一時儒宗咸所推重元祐初朝廷特起為潁州教授而舉安於處約力辭不就終始一操彌四十年表擢用之有助聖化

薦陽孝本狀

伏見虔州布衣陽孝本蚤居太學蔚以賢稱既乃幡然不求仕進竭力置書數千卷歸隱通天巖鄉人以其貧甚出錢助之一無所受其學通乎古今其行拔乎世俗

行年高矣而志不少衰宜被褒揚以勸多士

乞外補奏狀

輒有危懇上干天聽出於迫切不避誅夷伏念臣第二弟洞最為老母鍾愛昨緣家貧累重攜挈不來留居常州近得書報忽感風疾多方救治尚未痊平老母聞之日夕憂慮幾廢寢食急欲歸鄉親自照管臣為人子尤不遑安臣比蒙恩易部以便史職方幸事簡勉自罄竭上副委任之萬一而私計窘奪乃出意外敢望聖慈曲

賜矜察特除臣兩浙路一合入差遣庶幾迎侍過家少慰親心臣不勝惕息待命之至

乞外補第二狀

項緣母氏切欲歸鄉累具奏陳乞除外任聖恩深厚未賜允俞臣雖至愚自當捐軀力圖報効而况身體髮膚本出陛下再造之賜豈宜内外妄有所擇重念臣兄弟五人家貧口衆難於盡來一半留居常州今已二年母氏念之固已至切加以第二弟抱疾未愈第三弟喪失

幼子以此母心日更思歸比之前時尤不安處伏望聖慈俯矜危懇特降指揮除臣兩浙路一合入差遣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之至

除知江寧府辭免職名狀

伏以內閣之職國家所寵待鴻儒風勸名士而臣叨居班列靡著事功迫於使親遂爾求外付之藩府已懼難勝加以職名曷敢冒處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追寢誤恩以安愚分

雪廖正一奏狀

伏見前祕閣校理廖正一文高學博望著一時性介少容多取怨嫉昨知臣鄉里常州日恩威並行善良得所父老歡誦謂近年以來少見比擬只緣不能曲奉本路監司為其深怒遂以鍛鍊慘酷造成正一贓濫等事士民痛憤為之流涕近雖蒙朝廷引用累赦許令敘復然曖昧之罪尚未昭除致正一之才未獲自効於陛下詎使豪英之日甚可憫也臣叨預從班竊覩德意海内屈抑

惟恐不伸苟不能以鄉里士民痛憤久鬱之情上達天
聽則誰復能為正一言者伏望聖慈特降指揮選官置
司别行根勘若以經隔歲月或追逮紛擾即乞特賜矜
察改正施行庶幾真才不以寃廢

道鄉集卷二十

道鄉集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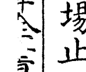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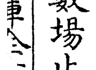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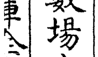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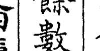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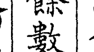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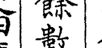
宋　鄒浩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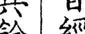
書

上哲宗皇帝書

元祐四年十二月某日潁昌府教授臣鄒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貢舉勅凡考試進士試卷其習經術者以經術為去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為去留其餘數場止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





高下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惑之臣聞自先王賓興之法掃蕩不存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義不復誰何以迄于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況既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兩科之試各以四場故習經術者不敢忽策論兼詞賦者不敢忽大義方其羣居欲無所不工則亦無所不知欲無所不知則亦無

所不讀今也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為去留則士止務其所主者不必雜然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士之取舍一繫有司有司之好惡又各繫其所習之如何故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毁譽迄無定論而士之取舍直以幸不幸耳今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執偏見以自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詞賦則往往裒諸家之集

纂六帖之類左攘右竊以速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今舉校之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今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為棄物矣盖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害也士之品有三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則廢者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今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徧之習則是天下之才將淪胥以廢而莫之振二害

也國家自慶歷以來天下州縣徧置學校自熈寧以來天下州縣始命學官誠有意以義理養天下之才今也一以去留揺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强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特為虚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禄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逮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謟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

天下之務哉四害也臣愚伏覩陛下南嚮以來以天地之德亭育萬物以日月之光別白萬微黜陟羣臣因革政令斟酌人心若合符節至取士之法最務之急者甲以為可乙以為否五六年間不知幾變今又變焉曾未足以厭天下之望臣竊惜之陛下誠以其法為善胡不盡罷數場之文只以經術詞賦試之然而不為者臣知建言之臣慮失天下之士不知有其名而無其實其失猶在也夫舉事有名而無實非朝廷之美也萬一所舉

復有與是比者無乃重為聖政之累乎傳曰設教於本其獘且末設教於末其獘奈何又曰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偏為去留不可謂本已著于令不可謂非所好陛下少須之臣之二利四害之說行自判矣且臣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有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為不足則巖廊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司州縣未嘗無守

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待次去來吏部者又常倍蓰見任之數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汲引親舊不遺棄疎遠以誤陛下器使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望風旨以自謀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殖私不惜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安其所不飲泣於猾胥黠吏之

手者幾人夙夜脩職不敢茍且以冀指摘之不吾及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邉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覼縷臣不暇悉要之為國謀不如謀其身為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衆也陛下端拱一堂之上方以覆載為度固不規規焉察臣下之私然視朝之餘省奏報聽講讀之

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乃不明義理之驗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旦用焉猶或幡然無以副朝廷承庸之意況不知所以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彩臣嘗以為知言臣願陛下詔有司追用舊勅以四塲工拙通定去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為虛文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相與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矣豈甚難者

哉昔孔子不欲去餼羊也為告朔之禮也孟子不欲毀明堂者非為明堂也為王者之政也餼羊不去則告朔之禮猶可以意推明堂不毀則王者之政猶可以迹考臣之區區實在於此臣寒鄉鄙人也生長和氣之中沐浴仁厚之澤備員學校為日久矣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故敢因執事所及輕犯天威冒獻瞽說惟陛下採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浩誠惶誠恐頓首稽首昧死謹

言

上范相書

某浙右之鄙人也敬仰閤下道德之尊文謨武烈之盛其日久矣既而閤下入相上主經緯普天浩獲與蠕動根著生成於和氣之中而曲得所願浩之受賜亦多矣當此之時海内有識之士孰不願一登元禮之門一識泰和之面一聞老聃之謦欬以自快其夙心哉或以匏繫之勢無由自酬則徒鵠立蟻慕而已顧浩向者伏值

閣下暫解機務來鎮是邦適以類宫區區承乏之微與諸生同矜式馬天假之幸尚可以數計而言論邪浩居常讀書見伊尹以天下之重自任也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見周公之待士也一飯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每至此未嘗不掩卷注目髣髴其為人恨不身親見之豈意與之比隆如閣下者得以周旋於鸞聲旂影之内乎揚子曰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存辱斯榮敗斯成此浩之所以幸也雖然幸於其身而未幸於其親

人子之心將默默而止乎抑求之而兾其有得乎求之而兾其有得可以為親不可以為已蓋分不得而然也故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默默而止可以為已不可以為親蓋義不得而然也故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今夫人之大倫内則父子外則君臣而臣之事君自其所以事父移之耳苟君事之不先君名之不顯則世必以為不忠之臣至於事父而曰與君異其可乎然則浩之今日雖欲結舌不可得也重念

家君行年五十有二矣棲遲選調殆逾二紀屬者效官
畿東繼為當路所薦譬如掘井已及九仞譬如為山裁
虧一簣欲控告乎本部則前已見收欲留待乎來年則
今已迫替惴惴焉日懼幾成而敗之竊惟閣下方此下
車歳薦之員必有餘數儻蒙察其為親之義寘於無策
而特推伊尹之心使無不獲之歎特推周公之心使綴
所待之後陳則不獨浩之幸也家君之幸也舉族寒餓
有待焉者之幸也又況寶玉所在衆木皆潤威鳳所往

衆羽皆從閣下少休於此真賢實才皆願備門墻之數茍於此時不能預剖露其底裏以徹聰明則異日追悔何嗟及矣閣下雖欲金鎔而土甄之不猶索旣寒之裘激西江之水乎諺有之曰飢飲不及壺飧盖言事之不可緩者以故輒忘台席之未温曳裾之不素而遽謁其私也然向非閣下以伊周之業取信乎萬方浩亦曷敢然哉若曰一介之愚八品之賤不自揣量率爾而進冒瀆前宰相非浩之所敢知也歛板待命背汗流踵不宣

上王左丞書

伏聞左丞由建康移鎮維揚客有知浩詳愛浩至者前揖而賀曰子之父前此二十年為池州貴州縣主簿今左丞王公方抑首於其州之掾曹分明好也視同寮為特厚子今乃獲指令於公之節鉞下公將善必子稱罪必子宥庇子不淺矣浩竊應之曰客雖不浩賀浩固已自賀若不勝者但非客之所謂也夫揚為東南一都會類宮萃四方之學者旦暮講習紛如他州所設師儒

悉皆命自朝廷朝廷非不惓也刺史更加意焉齊威俛首接之而厚其儀養之而厚其財以風動一方之俗使勇發而為善父誡其子兄詔其弟婦勉其夫長帥其幼朋友相切偲而不怠以承嘉惠以稱盛德賢能成器惟恐不先冥頑悛惡唯恐居後則民之化之或觀或感浸尋乎仁義廉恥之風而黄堂日以無事矣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揚之建學為日固久刺史加意於此者遠則惟魏國韓公嘗增其田疇近則惟秀國陳

公嘗新棟宇且鉅公名卿由廊廟侍從之貴擁節鉞而鎮是邦相踵也或以此為不急之務而莫之誰何或有其意而車未停驂坐未暖席遽被命去而不得為是以曠數十年間無與陳韓二公並者況欲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乎是可為太息也浩聞王公之賢小之剖符守一州而一州享其利大之輔佐理四海而四海受其賜談士頌之文士紀之志士畏慕而法之今其來也必舉化民成俗之言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不俾韓陳二公擅美

譽於無窮浩之自賀實在於此非客之所謂也客曰然僕固失之子亦未為得也子不聞王公之為人乎處艱劇如簡易臨蒼黃如平日才至大也事無纖而不該理無幽而不燭識至明也彼方戢舌而獨抗其議彼方縮手而獨致其身氣至剛也與六合而争衡納萬物而猶裕量至廣也為小官時已如此矣譬松栢纔拱把而磥砢節操已有高聳千尋大合百圍之勢識者率以宰輔目焉至其尹上京而登政府也辨匿姓之書而全百千

之命於危疑之際止徙墓之請而安億萬之魂於冥漠之間以至寬市易之逋措曲獄之刑下膏澤於旱暵可憂之時排姦邪於根本難拔之地其他蓋不可以悉數是其才識氣量能使普天之下無一夫不獲者明效矣匪朝伊夕入秉鴻鈞弼亮聖主比隆時雍其又將不止於此豈區區斂其施於一頖宮哉況督府千里之内官吏待之而裕其職業農夫待之而裕其耕耨百工待之而裕其斵削商旅待之而裕其阜通非特頖宮之士願

深而望切焉子之所言何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猶有楚國之限者也浩竊復曰客前之所賀浩者出於私情故專在一身而遺頮宫今之所以闞浩者歸於公議故博及天下而略頮宫浩雖鄙人亦粗曉於斯二者獨以頮宫為言則庶幾所謂思不可出其位之意也孟子謂公孫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浩承之於揚之頮宫者也知頮宫而已矣不亦可乎客既退浩因記其言今輒書以叩將命者恭惟知府左丞資政矜其

愚而恕其罪不獨浩之幸也一方多士之幸也浩屬以職賤拘文不敢越境外謹遣諸生持書前迎台斾干冒鈞嚴浩下情無任背汗肌慄之至

上蒲左丞書

浩嘗讀泮水之詩竊思古先哲王之於諸侯裂地而封之疏爵以貴之井牧相錯溝涂從横提封之數或五百里土至廣也黔首横目倚走伏趨蜂起蟻聚各脩其業民至衆也典則軌度政令賞罰詳要先後罔不即敘法

至良也參伍衆輔設傳陳置尊卑乘承交賴以濟官至備也廣土待之而後守衆民待之而後理良法待之而後行備官待之而後功以致外治以蕃王室任至大也戴冕被服憑几南面目指手撓莫不風動而皆至權至重也操重權當大任董正備官舉良法而措之巍然廣土衆民之上力回丘山氣變寒暑顧何為而不可況其凌夷以及春秋之際而狙詐相籠虎暴相耆以自取勝者十國而六七則其為尤無不至亦勢使然而魯侯乃

獨勤勤懇懇以脩泮宮為務誠知所先後者宜其詩人頌之以耀後世而垂不朽歟詩曰淮夷攸服淮夷卒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泮宮既脩矣每以驕逸猾夏如淮夷者猶不止攸服而遂至卒獲不止卒獲而遂至來獻其寶其所臨蒞之國人尚安有不革心易慮以從其所好者乎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浩讀詩至此葢嘗三復其言收視屏息想見魯國之盛恨不生斯時偕其國人從公于邁以承匪怒伊教之賜而底于成

就如藻茆生於泮水者可采以薦羞也所自幸者全形軀具耳目不殘於聾盲跛蹇而儒衣儒冠獲取是詩而讀之以想見其盛而已矣夫簡編所載直古人之糟粕爾所以潤澤而行之者不可傳也取而讀之想見其盛亦足為幸則夫親遇其所以然者其幸可勝計哉恭惟某官稟靈峻嶽作瑞昌辰簡在帝心夙躋膴仕代言內職文配兩京總轄中臺功昭九敘方將宅百揆均四海越丙魏而掩姚宋以追復阿衡之美而遽以均勞暫去

廊廟載膺天寵易鎮大邦稽之前載武公由衛國而後相周黄霸由潁川而後相漢則閣下之正台席執鴻樞亦由揚州入矣今之揚州雖與禹貢所言者異然實古上公之國而學則泮宫也天子命之教而為之者也聖朝留意為學自熈寧逮元豐七閏之間再掃其弊而新之首辟廱旋及四國而泮宫之制則具辟廱之體而微者命官主治在東南蓋無幾而揚居一焉浩淅右鯫生齪齪自整非能解顧折角從横而無雙也偶因試可獲

處是職正在使節之下而茷茷之旂蹻蹻之馬浩行遂
拭目而視噦噦之鸞昭昭之音浩行遂傾耳而聽豈徒
以慰希企大賢瞻仰餘光之誠而已且期與多士沐浴
道德之敎以藥偕生之疾則浩前所謂其幸不勝計者
此也它日泮水之頌不獨在魯侯而又在閣下矣

道鄉集卷二十一

道鄉集卷二十二

宋 鄒浩 撰

書

上鄆帥蒲左丞書

浩竊怪武王疾周公作金縢力祈以身代之及孔子疾季路請禱則弗之許夫周公孔子聖人也聖人豈有兩心哉使祈禱之事信有益於疾耶皆用之可也信無益於疾耶皆不用可也奈何殊塗異軌一至於此乎浩嘗

質之縉紳先生之論則以謂周公之事所以為親孔子之事所以為已為親為已故當不同以其說求之古人其制行雖不同要之凡為親者舉皆周公之心凡為已者舉皆孔子之心也是故孝如曾參仕不擇官賢如毛義喜見捧檄況其減於此者其不以為已妨為親灼灼明矣雖然向非縉紳先生亦孰能察其所以然之故哉浩浙右之鄙人也前此五年閣下由亳社移維揚浩適以教官趨事崇重方是時閣下以股肱大臣分明天子

一方之寄乃懇懇焉降顏屈體以接多士惟恐有不獲其所者部吏之賤往往爭出所長以幸生成之造顧浩初無一言自表者豈誠藐然無情哉不惟自省亡奇無以動閣下之一盼抑亦為已有成比焉故勉强行之耳今者伏值閣下與太山對峙乎東國四民百姓恃以帖泰以家君義獲忝部吏之數天其或者有意於冷族乎何數年之間父子相後先而託庥庇也重念家君行年五十有二矣命屯事左戢躬選調屬者諸公灼見無他

為之動心相繼論薦譬如掘井已及九仞譬如為山裁虧一簣為之子者方且襲前日之迹如秦越人相視焉無乃乖古人所以為親之心蓋不可以履后土而戴皇天矣况浩待次庭闈脫然事外殆儲子得之平陸之秋也是以輒敢特書冒進台屏古人有言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詎可同哉又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善推其所為者舉諸心而加諸彼之謂也伏惟閣下察其為已為親之時不可同而特推所

為使入甄陶之内不至幾成而敗之以抱恨于無窮則單門父子所以圖報盛德之萬一者何如哉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求知軍薦書代都曹

某嘗聞搢紳先生之論以謂大丈夫不仕則已如其仕也不為宰相必為刺史太守噫此言豈慕世之紛華盛麗而發哉夫貴隆富溢赫赫如宰相固足慕者并以刺史太守為言何歟於是知其所慕不在紛華盛麗而在

志之獲伸道之必行也且刺史太守北面受命分天覆之廣而師帥其民其大或逾千里而小者戶口猶數萬計其所以志伸而道行將在誨其子弟而殖其田疇乎將在伐其枳棘而遏其蟊賊乎使上之膏澤源源而浹下之萃聚熙熙而安獄常空而草茂犾不警而虌生以副吾君吾民之所期乎實有大於此者焉則舍舉賢援能於僚屬之中其何以加之傳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以貨者所務惟利而未必義以身

者收功有限而不能博皆不若以人事君之為愈也則是其所以志伸而道行果無加於舉賢援能者也某鄙人也志雖大而局於才短身欲前而扼以數奇回旋選調二紀有餘非不知雪霜侵鬢筋力就衰而斂板折腰齪齪於稠人之後為可恥亦非不知脫冠解綬賦歸去來挹古人之餘風聊優游以卒歲為得計第以口衆用廣貧不自贍故強顏竊祿庶幾寛衣食之廹今者伏遇知郡大夫以忠厚之德開濟之材承流宣化之舊上簡

帝心來領是邦其獲以曹掾備指令於履舄之側閱一時矣愚且陋無補萬一宜干擯逐之嚴而尚此代匱閣下之所以賜其良厚也然閣下自下車以來霽威俛首待士不倦方將擇僚屬之可者薦之以盡其事君之義以示志伸而道行如其前所陳焉則久寒之灰輒有意於復然既槁之木獨無望於再榮乎此其今日所以不知詞語之所發毫楮之所書而足之遽登黃堂之上也閣下灼見其悃愊矜憫其間關特賜收採以備薦數使

其九仞之功不敗於垂成一駕之效猥偕於致遠則其之出選調而陟新秩蓋有日矣不然何以逃越次躐等冒瀆嚴重之罪側躬俟命豈勝愧懼

上政府書 代都曹

某聞書有之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又聞詩有之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竊誦其言想見其時太平一何盛也夫鳥獸魚鼈行葦直動植之物至微者耳其性

咸若其仁及馬況大於此者乎所謂萬物得由其道萬物得極其高大萬物之生各得其宜宜此時為然又況最靈於其間者其有不獲者乎其所以致此雖曰君聖道備妙與天地陰陽通流而無間然寅亮爕理亦由同心同德之臣輔焉區區後世方春而問牛喘猶有如邴吉旣秋斤梨花猶有如杜景佺治古之時當如何哉孟子稱伊尹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苟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由此

推之君臣各以其道交相濟焉三代所以致太平之盛者也今閤下以真儒輔大政非堯舜之道不以經綸以稱二聖亭育普天之意有識之士莫不交賀以謂詩書所美者非特傳聞於古又將親見於今間有一夫不獲固不足以為太平之累其不獲者茍有路自言而不以言亦何心也此某今日所以輒忘其賤而不知門闌之嚴峻也某賤吏頃坐失入未決死罪蹭蹬州縣分絶亨塗偶縁薦者可以磨勘嘗控告於朝廷矣獨以為太優

而未之許是所謂不被堯舜之澤者也何則死不復生不可失也失而未決與已決者異而某之事又與凡未決者不同司戶非專以治獄為職一也隨牒以出未嘗訊囚獄成而還止簽案尾二也犯者猥見同謀之人既死遂規以自免官司因之不復窮治三也去官經赦久已數年始有特旨衝替四也以為情不可貸則詐理所謂事有未明實可矜恕既自稍重減而為輕以為法不可逃則尚書省謂已十五年累經大赦既令依無過人

例施行以為失入未決兩經磨勘已決三經磨勘方許申省取旨其事涉疑慮曽經遞減之人然後各一次别自有法則其之事有未明不可謂不涉疑慮重減為輕不可謂不經遞減以為前此無例不可遽行則黄陶失入已決死罪已減一次磨勘其例甚明又其失入已決於法為重其失入未決於法為輕重者減之輕者已為太優竊恐於律舉重明輕之義有所未安夫罪疑惟輕帝者之治也刑罰之疑有赦王者之治也使其之事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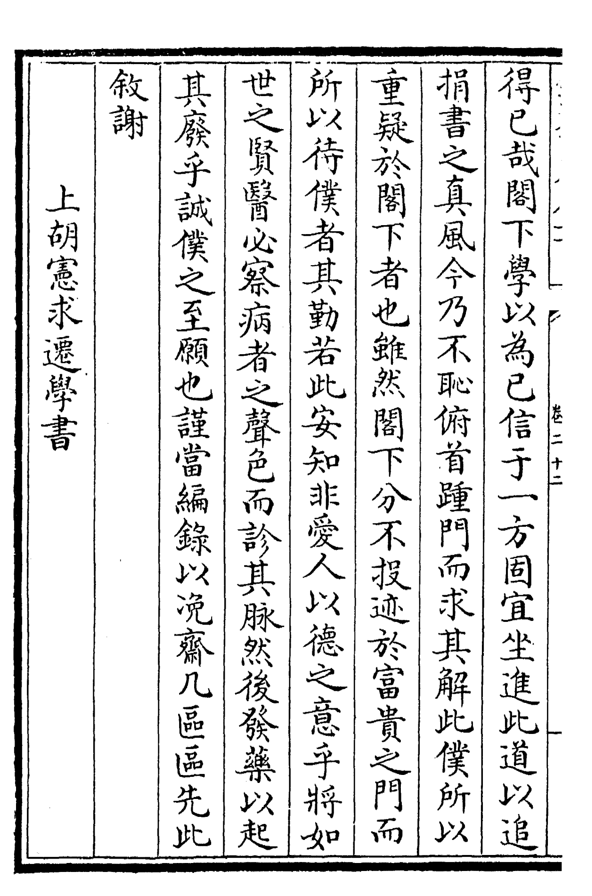
可疑者尚冀廟堂之上仁以權之使僥倖於帝王之治況本之以情程之以法參之以例了然無可疑者乎獨以為太優其竊惑之且天下之所取平與所取信者法與例而已矣荀子曰謂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是也有法有例其事雖優不可得而已也無法無例其事雖殺不可得而行也誠以其為太優而不可行則黃陶尤其優者而獨何以行之其觀吏之該磨勘而不得志以去者多矣其後任或不以舉主或再以舉主竟獲

磨勘其今默默以去而不自薦一言則後任之還於是二者定孰從邪從所謂再以舉主者則與失入已決何以為異從所謂不以舉主者則初無指揮何以為據伏望閣下推伊尹任重之心使某無憾乎夏周動植之微則不勝幸甚不勝幸甚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某之誠至矣閣下果動心否乎冒瀆鈞嚴背汗流踵

答何道鄉書

僕鄙人也趨來禮義之邦與多士遊且三年其掩關掃軌夙夕簡編富貴之人求識其面而不可得凛凛志節不愧所謂一國之善士者僕於閣下歸心焉閣下察其心而與之厚亦有日矣朝來隷人持書與謁偕入視其氏名閣下之氏名也疑之比坐展卷燦燦千百言初不指摘其謬如古責善之義但欲見其所謂孟子解者重可疑也何則聖人之道其不可以口耳授受也久矣必其反身而誠如顏子之未始有違也則將釋然曰萬物

果備於我也果取之而左右逢其原也其不得已而託之於經者果不予欺也其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斯異世而同處矣況孟子乎奈何弊弊焉期合辨説又著以為解與名家之儒爭譊譊也顧以分職適在頖宮不能以不言之教啓悟學者使其默而成之又不能汎汎其間為桔槔為脂韋以掠譽而去姑取其言之訓詁以解嘲乎太倉之粟而已每旦鳴鼓就席環顧在列之冠屨未嘗不靦然汗下也殆所謂惡醉而強酒者也豈



得已哉閣下學以為己信于一方固宜坐進此道以追捐書之真風令乃不恥俯首踵門而求其解此僕所以重疑於閣下者也雖然閣下分不投迹於富貴之門而所以待僕者其勤若此安知非愛人以德之意乎將如世之賢醫必察病者之聲色而診其脉然後發藥以起其廢乎誠僕之至願也謹當編錄以浼齋几區區先此敘謝

上胡憲求遷學書

其到學之日升堂見諸生顧兩廡皆隘陋已而相與周視庖湢之類則又不得與兩廡比因詰之曰襄陽名邦士大夫以道德功名垂方册者歷歷如列星麗晴天至今為天下想慕學乃如是耶朝廷選守又多臺閣之舊有猷有為既以信于天下曾不知化民成俗必由於學而乃忽之不問邪諸生合而對曰此多士意也懷之久矣郡守之來有席未及温慨然自欲新之者有因見白而後欲新之者然終莫之能新也盖因舊而舉則不惟

地窄難廣不足以充規模抑亦獄據其左非所以崇風教必遷而可則莫如州之東南隅以陰陽家言之巽方也最利建學然面提刑司在焉幸而委廢弗居且十年但以前日諸公不納其說此所以欲新之而未能也某聞其語退而竊訪於識者以求諸公不納之意或曰朝廷將還漕司于鄧則提刑當復居于此不可為學或曰提刑行部至此必舍以聽事不可以為學或曰後圃多橘歲租于民以給胥吏之費不可以為學是三說者浩

嘗思之二司所在朝廷既以為宜安有輙然復徙之理前日紛紛直主者自疑爾閣下所飫聞而所親見也其說不可用明矣行部至此固有行衙漕使居之不以為陋則憲使似亦可居況按察雖久不過浹日何必舊司始為安便其說不可用亦明矣橘剌既以給胥吏之費無名罷去誠不可學錢粗有餘視民歲出之數就出之則其利如初其說不可用亦明矣閣下久在朝廷一旦出持使節輿議鬱鬱不快上聽政以來每發德音尤在人

物且多採輿議往往公卿未之知者一路入州豈能更
挽閣下於朝夕間哉是以遷學之說浩不敢徐以聞左
右浩雖愚亦閣下之鄉人也叅侍几席早辱知遇閣下
必不以令日之事疑浩為犯分文恭公所至州首興學
校厚諸生而師誨之因以取高第登膴仕者甚衆搢紳
先生以為美談閣下克肖先德既已取信于上而浩之
親炙又不為無日亦不敢以令日之事疑閣下為難請
閣下試留聽焉審以浩言不妄時為施行一方士大夫

且將以閣下盛德載之文字刻之金石耀之子孫與學偕無窮不亦美乎傳曰時者難得而易失閣下為提刑呂公為郡守而浩適以罪承之為部吏以獲進是說真其時也惟閣下賜之毋使識者重起易失之歎幸甚幸甚

答張子發書

浩啓承諭華嚴與旨非超然深造何以臻此欽服欽服序云非有分段次第以致力也當作一句正謂非以力

致以見自然而然爾十信在未悟之時十住至十一地在既悟之後故十住之初名發心住謂心省發而然也若心未省發雖上上根器猶在途中何由住佛所住乎神發心功德品可見與妙譬如種木方其未成之時即封培灌漑有分段次第力致之事及其既成之後即枝葉華實皆自然畢生矣所謂非有分段次第以力致者此也所以無分段次第正謂自十住至十一地都是一法盖一念相應一念成佛即無量法門一齊證入以見

悉皆具足焉但予發不分悟與未悟通指十信為言而序於信極而悟斷自十住為始故有未契餘與來示悉無異處證引孟子得之矣自得乃悟異名但其序乃無序之序不可以序見也孟子曰自得而後居之安居之安而後資之深資之深而後取之左右逢其原其意尤可見若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蓋名數之妙經中自具細觀之可也若其不可以精粗期焉者則在定慧照之而已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安得忘言

之士而與之言哉以此傾向尤倍常時

又

學居嚴出於省定誠不便然比之去親五六千里者豈不倍萬乎以此權之可安也人生膠膠擾擾誰能勇猛抽身了然屏處如許久令既不可從事於外便可從事於内回觀反聽超脫乎攀緣之境而自己加來欻然出見則永刼之能事畢矣其為利益可勝言哉一旦出户庭與物相將迎却思此時方知為未易遭輒恃分好乃

及於此浩上

與錢弱翁論春秋書

浩愚且陋且兩竄炎荒困於瘴癘之侵凌曩時好書之心薾然息矣此蒙上聖宥以生還戴恩奉親之外得從鄉先生長者游庶幾因此復自勉於萬一敢謂左右推與過當不俟再見即以所著春秋傳例告焉繼寵以書以總例五篇示之使由此以知述作旨不勝幸甚不勝幸甚夫經有春秋猶天下之春秋也天以春生以秋成

而萬物由之以各正性命至于今未嘗已也春秋果廢乎世人之類多致疑於其書而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名分以來莫或可紊者乃是春秋之實也左右獨得孔子之志於意誠心正之中操以驗諸儒之說其孰得孰失既已判別如白黑在前又從而去取以輔成傳例且曰天既不復再生孔子傳例雖成豈敢必望有知我者是左右之所以自任者如此也又曰未死之前決須上進未敢以全帙示人恐貽不敬之譏且左右之所

尊君者又如此也然則春秋大法之所在左右非直言之實行之矣浩何幸乃獲受賜於今日以自幸也本欲造門拜謝偶親賔繼至及少休復若足瘡以故悃愊之情不免藉毫楮以徹聽惟高明亮之

答毛彦時宣德書

比煩薦顧偶出皆失迎見繼承惠書正疾不即為報悚佩何可勝言霜寒伏惟文履動止清福浩腦後浮腫幾成瘡瘍正坐不知衛生之術果有得而勤行之自能飛

泉於旱暵之時赤地於滂沱之日陰陽為吾所轉矣豈復有火上水下不交濟之患哉此身未能無疾安敢有意於人或者之説固未深察而左右指以為魔亦過矣雖然不緣感疾不聞妙論則所謂魔者乃吾善知識也投身火聚頓獲三昧無媿於前脩幸甚幸甚若所謂華藏則雖強欲為左右開吾喙屬猶甘草大黄未暇也區區謹啓

道鄉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鄉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謄録監生臣何　銓

道鄉集卷二十三

宋 鄒浩 撰

疏

諫哲宗立劉后疏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

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盖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嬪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后與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廢郭后實無異焉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

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况孟氏廢黜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别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

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之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一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則其害可勝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休烈惟恐一毫不當

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以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猶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内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

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系實為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並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逈然不同若曰賢妃冠德後宫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耶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宫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祖宗社稷以來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蓋可

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意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臣况真可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

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照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丁未録云閏六月辛未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奸人造言謂非后出比聞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殺母取子實為不根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仍檢會鄒浩元奏劄子宣示中外其劄子云臣聞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黎民繁庶萬邦咸寧當是時可以嬉遊後宮非焦心勞思之秋也

而謂宰相冠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顧盼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邪奈何陛下遽亡其業乎臣觀陛下之所為愈於桀紂甚於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卓氏何辜哉得不愈於桀紂也廢孟氏而立劉氏劉氏何德哉得不甚於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堯虞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幽王之行不識陛下寢饒安乎頃年彗出西方災譴為大陛下避正殿以塞天變減常饍以銷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以損陛下盛德又聞江西數奏累年饑饉陛下責以宰相燮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災流行無世無之且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為解惇為輔弼忍發此言今聞陛下欲立劉氏惇之策也直諫而出惇之姦言使天下之臣共觀日月之光盛大之世不然祖宗百有餘年基業將顛覆於陛下之手矣昔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不聽叩

頭流血以笏置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願歸田里力農灌園為亂世之民願臚臣心以獻惇丐惇之首以謝天下於是以寳文閣待制新差知越州鄒浩責授衡州别駕永州安置元符皇后上疏稱謝並詔送史館浩之本章紹聖間即焚之今降者蔡京使其黨偽為浩疏也郝隨使館客作

論宰相章惇疏三首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相之得失天下之危安係焉不可不深察也臣觀丞相章惇方陛下躬攬之初亟從祠官擢登相位委以政事於今五年所宜夙宵竭誠輔佐以副陛下屬任之意而乃徇情廢理專務自營力

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妙若鬼神一有作為首尾相應悖雖不動聲色而事已倏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由此沮格而不得進陛下之欲来者忠言也由此壅閼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推廣者仁恩德澤也由此難於導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願未獲盡伸而悖之好惡莫不畢遂悖雖傲然自若以為人莫能窺而不知效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變理則水旱薦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則詼謾相習之風彌扇

論其旁招則非趨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凌侮毀罵而必為論其横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繼而是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災而處略不引咎臣歷觀前古苟為相者有一于此輕猶罷免况兼有之如惇者乎此天下公議所以久沸不平而切有望於睿斷也臣願陛下上念宗社付託之計下思休戚之原斷以乾剛而力行之實天下幸甚

臣聞大臣之罪莫大於不忠不忠之罪尤在慢上而凌

下此而可略何以師長百僚何以鎮撫四夷何以副人
主至誠篤任之意臣竊觀章惇獨相陛下久已六年天
下不聞其勲德可稱而惟見其罪不可掩蓋威福者人
主之至權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特
以八柄詔王而已不敢輒預惇自獨相以來隂傾陛下
威福以快其愛憎之私不知幾日而幾人矣孔子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主猶不可以名器假人而況假
人主之名器以濟其私乎其罪一也禮不敢齒君之路

馬覺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乗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尊君之故也又況君之士大夫乎尤宜以尊君之故待之矣惇則不然不問如何率以鄙惡之語侮罵摧毀借令士大夫誠有罪馬以其罪聞於朝廢之可也誅之可也安有陛下所體之群臣而專以辱之為事惇果有尊君之心獨不念投鼠忌器之喻乎其罪二也漢以變異免司空唐以積雨罷左相為其不能燮理陰陽以充其職比年以來諸路水旱荐臻聖慮不於惇

而責之將誰責而可雖陛下曲賜包容不以此罷免惇惇曾因此恐懼有避位之請乎陛下方且側躬以應天而惇直傲然略不引罪其咎三也邉鄙用人尤當謹擇惇曽不以朝廷休戚為恤惟力引親舊分布要路表裏相應以為持禄保寵之計其如所引之人欺誕自敗何若非陛下灼見罔上之姦嚴行竄逐則誤邉鄙事貽朝廷憂豈不甚乎其罪四也惇不務同心同德陪輔聖政惟以口舌較勝負於廟堂之上故人不問其忠邪事不

究其利害但同列以為是者惇必以為非同列以為非者惇必以為是於是是非疑似之際則有私焉存於其間遂使國是莫克有定而希合趨附之徒乘以射利是以元祐之朋黨方絶而後來之朋黨又熾矣其罪五也惇之罪惡誰不知之然自京師至於四方莫不更相戒曰謹不可出口一出口則禍至矣夫陛下明目達聰所以求天下之忠言者非不切也天下不知赴陛下求言之誠而敢言乃畏惇獨相之勢而不敢言則惇何所為

而不可乎其罪六也慢上淩下一至於此不忠孰甚焉陛下以其六年之間凡所敷陳於前者徐思而詳察之則臣言驗矣又豈止六罪而已哉傳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嚮方而務是人主之職又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伏望陛下深念正朝廷之本無先論於一相斷自宸衷行之以時上以慰宗廟臨照之威神下以澤海寓鬱結之公議

臣近以朝廷之本無先於論一相曾具章惇罪狀奏聞乞賜省察施行外天下公議又有大不平於惇者謂惇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為非是其言甚力若以保甲誠不便不可行即惇在先朝固已為執政矣於政事無不可論者何不為先帝言而罷之乎安忍先帝陵土未乾遽詆以為非邪其背負恩德可謂甚矣伏自皇帝陛下躬覽以來凡語及先帝者並行竄逐惟惇久置不問獨相如初豈朝廷之典刑不可以行於惇乎盖

自編類章疏及看詳訴理文字以來其因語言上及先帝有傷陛下繼述之孝者陛下亦不得而赦之不知幾人矣其被先帝知遇者不如惇之深其受先帝委任者不如惇之重然惇有所見不建言於先帝臨御之時而乃力詆於元祐紛更之際則其背恩負德尤不可與餘人一槩定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於三省檢惇前項詆斥先帝法度語言文字進呈出自睿斷施行以示天下以釋公議以慰先帝在天之靈

啓

賀呂左丞啓

優承天睠榮預國鈞惟綸綍之誕頒馨華夷而胥悅竊以御嘉美之會雖上主之至權建崇高之功亦重臣之極慮況重光之委照方百度之攸新維清緝熈繼猶判渙内揆百官之實任賢而使能外綏四海之情去苛而解嬈紹成規於六聖追至治於三王顧兹克構之隆尤賴總綱之助時惟耆德克副眷求恭惟某官性萃天純

學優聖域洞未萌於識表包無外於量中以智養恬泯是非而化道與接為搆隨左右以逢原式偶昌辰夙登膴仕代言西掖文章還兩漢之風參畫右樞談笑折四夷之傲度德宜躋於元輔均勞乃殿於大邦五袴之歌方喧騰於千里十行之詔忽頒降於九重深軫宸衷荐馳星使日月纔瞻於咫尺股肱遂託於丁寧傳導一人懷素雅宜於侍讀整齊萬事戴胄尤稱於為丞人謀俱同國體增重豈止肅機於左轄蓋正位於中臺佇聆顯

策之行俯慰蒼生之望終始協濟有如伊尹之君臣功業相承無媿韋賢之父子某効官淮右獲事台嚴曾無堂下之一言特荷牖間之獨指側聞明命懽愉實倍於衆人言念弱材陶治願成於此日

謝呂運使啓

抱虛承乏曾唐最之蔑聞容衆匿瑕荷稱章之漫及恳隨幸至感與慚并伏念某牧犢陋資羙蔡微族早慣沈淪於流俗常思髣髴於英躔周王作人丕變辟廱之制

漢闕棄傳猥從俊乂之遊欲成踶以未能忽文科而誤中主民書於吴會未展寸長董敎法於泮宫繼叨試可軒然師席固片善之匪宜蕞爾鯫生庶相長之多益況維揚之鄉校實淮甸之賢關簡編鱗襲而幾無孑遺歲月駒馳而逝不我與誓以將迎之暇不荒講習之勤羣經之所以幽深諸史之所以博洽爰逮顓門之學紛如百子之書悉皆口誦而心惟冀或月將而日就道德性命造嘿嘿之忘言治亂興衰究寥寥之已事用居今日

不愧古人雖自處以迪兹顧當官而何補豈如他職號曰親民各戮力於猶爲能有功於州縣以是相準益見無堪宜其推轂之弗加重以守株之太拙非禮勿動未嘗摇尾以乞憐在邦必聞每戒枉尋而直尺忘懷白論第顧清談奈何迂疎輒當鑒拔不求而得克貽特達之知曷爲其然時乃大公之道伏惟其官天資忠厚人物優隆果益振於家風動有稱於聖世霜雪既降堅一節而不渝金玉其相掩羣材而尤異輒自中都之佐薦膺

外寄之權徹民隱於九重薦可而替否布君仁於一路解嬈而除苛老姦膽落而潛以自新良士顏開而喜於託庇苟見其善忘貴賤之是分必論於朝俾滯淹之獲振越惟墮弱尤溢分涯初無譏蔑之一言特辱法真之獨與鄒衍奮而吹律寒谷逢春伯樂過而回眸疲駑增價其敢不飭前言而永踐致術業以大成見於云為或發胸中之蘊期於異日上酬門下之恩

謝閭丘提刑啓

䱇生無取既託芘於二天山量有容復抗章於一鶚為
幸如此戴恩何窮伏念某稟性自天力學為已有柴愚
參魯之蔽無回仁賜辨之稱偶得桂於一枝遂聯名於
百吏佐治劇邑未施絲粟之勞董教泮宮繼述權衡之
選安能發道德之妙而迪後覺姑欲因職事之間而成
乃躬況在維揚實居善地簡策咸備不至編蒲而借觀
氣血方强肯甘晝寢而願息幾覃思而骨立每成誦而
齒揺濡毫屬辭雖未貴洛陽之紙窮經讀史殆已成安

定之淫不察者罪其乖當官之宜見知者取其有異時之待顧兩塗之必出斯衆口之難同自非仰恃於并包何以俯逃於詰責退循優章固溢分涯乃若薦揚敢萌覬望忽大恩之誤及撫小已以何堪此葢伏遇某官性萃天純學潛道要令問蚤馳於聖世豐功允協於人心臨千里之邦尤著文翁之善分一路之寄克隆定國之評方上主之重光宜妙選之在邇凡有爲於封部皆願出於門墻稽揚雄之言孰是不求而得者念孟軻之戒

莫若脩身以俟之豈謂牖間之詳規猥逮溝中之遺斷
載惟平日嘗荷霽威畧公卿待下位之儀盡君子進晚
生之義歲時雖積燥濕不移更首擧於衆員用曲明於厚
意誠見其可不惟獨賜以吹枯先為之容抑亦旁求於
推轂生成一介終始兼全石鼓有聲發自蜀材之叩牛
鐸何用獲充晉樂之資其當戒撫華而莫為敢期入室
而深造必形諸外或無媿於真儒不忘其初庶少酬於
盛德

賀黄司業啓

伏審懋膺天睠易總賢關將振斯文稱快有識竊跡前事灼知撫世之昌衰匪降自天允繫育材之得失運歸先帝紹本成周遂丕變於辟雍期開明於道德京師首善遐邇從風雖持論皆根而絕劉氏之異同然屬辭競靡而幾枚生之歖𣪊窮經者則罕通信史知古者則或蔽來今志大才優各號一時之秀名驅利誘誰為百鍊之剛凡此云為尤資啓迪況繼明之委照方庶務之交

脩欲其行藝以大成是用師儒而慎選恭以某官性儲
天粹學造道心取上第於妙年續微言於近世莫可涯
涘湛如千頃之陂有所設施式偶半千之運擢由劇邑
入贊憲臺許國滅私而正直凌霜危言決謬而貴權斂
衽益厚重瞳之顧就更六學之師賢者昭昭豈獨聰明之
是訓多士濟濟即觀定應之俱全某浙右鯫生聖世賤
吏念文疆之譽而欽聞滋久顧元禮之門而欲登末由
猥分職於泮宮正託身於屬部虛中承教尚乖親炙之

期廣量匽瑕敢覬庇庥之幸

謝何提舉啓

散木昌施宜匠伯之不顧青芝可用荷醫師之無遺服厚賜以非常撫蕞軀而增媿伏念某材資樸樕問學荒唐竇孔門之細人異周室之多士聯名桂籍偶起桑樞甕牖之間分職泮宫殆比塵飯塗羮之用曠日彌月極慮屏心化雚蠋以何能焚膏油以自飭循法而治雖未踵於前脩逐獸者趨肯或回其素守跡掃公卿之館分

投貧賤之區白雪陽春徒言寡和高山流水固有知音
事豈出於用情恩實深於刻骨此蓋伏遇某官望隆清
議節著昌朝追行藏於古人挺忠厚於今日莫知作上
而作下一貫窮通資於事父以事君兩全忠孝即膺妙
選入践華途迺汲汲以援能罔間間而核實肆是蒭菲
之陋亦塵衡石之公劍祕地中遂發函而炫目桐焦爨
下俄合雅以成琴顧惟并容何以報稱戒處其薄誓資
之深一以自持萬無他慕必形諸外茍無慊於吾儒不

忘其初庶少酬於盛德

到任謝蘊尚書啓

師儒之任盍妙簡於真賢蹇淺之人猥荐承於休命竭來官守仍處部封惟幸會之非常但驚慚之倍積伏念某江鄉末系甕牖寒生附鳳攀龍雖妄祈於遠到畫虎刻鵠幾取笑於無成因緣誤入於泮宮邂逅久留於淮甸摳衣戶外焉能隨叩而鐘鳴著錄數中誰是有聞而蠲化顧箴可書之最宜于警衆之刑不失一同已出大

鈞之造復親六藝豈徒舊物之還况公朝之清明尤敎官之選擇儻匪簪裳之名士必須丘壑之逸民爰交薦於公卿始獲司於庠序靜言忝冒祇益感銘此蓋伏遇某官卓犖大儒主張名教謂化民成俗當謹於本原而開門受徒實難於模範苟瑕疵之可掩皆陶冶以無遺乃若至愚蚤蒙盛德不假先容於紹介遂成接武於門墻運匠石之斤力去已漫之堊發醯雞之覆使窺未覩之全重叨月旦之評以信朝廷之士致兹考下亦在㲄

中右詩左書豈特諸生之是慰知新温故抑欣素志之將成冀無屋鼠之熏更賴慶雲之惠遥瞻龍坂徒罄葵心

謝王運使啟 同前

茍瑕疵之可掩皆奬拔以兼收是致庸違再叨器使重念某頃蒙召旨例合試言惟今司衛之上卿適主當時之文柄辱其顧異獨以名聞安知此日之備員又託行臺之大芘事非敢望天實先容許靖更評既子將之同

趣王澄所自諒夷甫之無疑方拘黄綬之間猶阻青天之覩遥瞻龍坂徒罄葵心

謝守文運使啓 同前

苟瑕疵之可掩皆挽引以無遺乃若至愚嘗辱盛德假以圖南之便使逃逐北之羞非安定發端孰信太沖之善惟昌黎見顧遂增僧孺之名是致此時再霑優澤重念某一違絳帳屢駭流年不聞玉麈之清談殆作醯雞之在覆豈知丞乏竊託公麻昔類汝南既荷子將之鑒

拔令來許下更煩文舉之保全正爾拘留尚稽親炙仰
止燭光之照不勝蟻慕之情

賀蘓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綸峻躋左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熈朝碩
德名教真儒納今古於胸中揭表儀於天下風波作險
元自任於虛舟霜雪凝威終不移於壯節式緊帝賚入
副民瞻紹堂構以穹窿協股肱而便利久虛一相方注
意於疇咨分處二丞諒難濟於刻漏某夙諧親炙仰辱

題評竊聞播告之音實倍等倫之喜羈縻泮水雖乘賀慶之誠鈞治普天亦幸歲豐之賜區區此意喋喋奚窮

謝韓資政薦講讀科啓

十科簡拔宜先四國之英一介顓蒙繆辱三人之數揆之清議祇以愧心竊觀訪落之初欽奉思齊之訓集元老於巖廊之上沛龐恩於率土之中謂持盈守成雖已明於操術而設官分職尤當務於擇人用恢薦舉之科參究賢能之實著于甲令斷自近班旣因習於累年頗

發揮於多士惟時講讀實邁等夷大或供奉於西廂小
亦表儀於東序顧茲顯選繄厥先容儻非德厭於人心
孰稱名聞於帝所某才非絕類學媿逢原卒歲窮經第
守先王之迹羸糧就傅不升夫子之堂故鉤深難冀於
解頤而決謬詎臻於折角莫悞武成之去取重疑夏五
之是非有意繩愆無從究妙方賈山之涉獵雖曰同歸
視井丹之紛綸終然異趣矧冒師儒之任揭來禮義之
邦適近台躔數更歲律早覘龍門之高躅晚依態軾之

下風重輕寧追於權衡沙汰分同於厓礫豈期海納猥賜衮褒此盖伏遇某官事君以人好善忘勢以進退百官之餘力而區别羣類以生成萬物之初心而仁周一方風聲久動於幅員士類咸希於題品肆是荒唐之賤獨何幸會之殊仰服至公俯盟丹悃茂對設科之意載隆稽古之謀温故知新肯徒託於空語舍生取義庶少見於能行不為名教之罪人兹乃異時之報德

與交代李教授啓

伏審回車民邑就席儒宮顯疏北闕之恩來助西州之化恭惟交代某官龍門世系鼎角英姿文叅才子之華學擅名家之富恥如德裕不力戰於寒生雅繼表臣遂收功於麗賦美玉無施不可莫鎁難與爭鋒未羽翮於巖廊聊楷模於泮水顧惟樸樕久偃巖畝一旦交承豈但瞻於眉宇它時善誘將見掩於疵瑕欣抃實多敷陳罔旣

謝韓資政啓

薦揚僚屬雖云每歲之常施及單微實自至公之賜顧非其稱重以為慚竊以聖世搜材曲盡網羅之實官師奉令亦合中外之殊茍持平不紊於權衡則成効自隆於堂陛以茲報國所謂上臣迨弊起於末流繼風移於寀宇賢非子況干求奚啻於兩人節異伯魚賄賂更紛於匹馬目隨時而青白論逐勢以高卑多方巧圖一切市道遂使邦家之計舉為門戶之謀仕塗安得塵清識者或至泣下某乾坤棄物冠帶愚夫徒步寒鄉旣匪公

卿之裔抱饑卒歲又無豪右之資勉奮發於簡編迄寘
迹於器業因仍學校荏苒冬春動輒瑕疵分從擯斥豈
意抗章之目猥充入貢之員靜言思之有自來矣此蓋伏
遇某官心凌氷鑑道絶町畦謂天蓋高惟慎獨可以無
媿事君盡禮必滅私方能不欺茂對周王之作人莫如
孔子之毋我庶幾薄俗因以回心致令寡與之資不躡
多竒之迹寸科核實昔已荷於包荒百里分民今復叨
於委寄始終特達委曲生成敢不堅夙志以終身佩六

經而務道出處語默不為吳國之小人南北東西知是韓門之故吏仰酬高義請事斯言

謝蔣提刑啓

職緣歲舉載揚推轂之謀幸與春來猥入充庭之選仁恩曲被媿汗交并竊以法座據中尤急萬方之士繡衣環外共裨四目之名爰循按於部封用博求於人物本以周王之六計參諸莊子之九言日月既更真偽莫奪妍媸一判如氷鑑之難欺輕重相形信權衡之弗紊蔚

其所舉厥有可觀助成大厦之勲克副連城之寄顧如
某者自視闕如少長詩書𦂳超然於流俗支離文行迄
瞠若於名家久横席於泮宫徒素飡於廪粟焉能為有
無所取材仰惟總核之嚴盡在澄清之數敢期一旦拔
自稠人遡天路以飛章俾偕升而改秩此葢伏遇某官
達不離道公爾忘私陋臧文竊位之譏厲楊震辭金之
節雖遠將於使指如密侍於威顔所以搜材莫非為國
肆是葑菲之質實同桑梓之邦謂古人無心雖父子猶

闡於汲引方天下有道豈鄉閭重顧於嫌疑端令帀義而匪人且異謀身而欺世致兹特達施及單微矧當不避於瀆尊竊欲求伸於知己願易甄陶之賜就加貧賤之交孰謂初心不移終掛徐君之劍更使同升于上曲成公叔之文施益重於丘山力奚勝於朝夕誓堅夙志力務真儒時有去來順適窮通之序道無今古務崇忠孝之風沒身不累於品題他日敢言於報稱

謝豐祭酒趙司業啟

分職泮宫初無譽問奏書天陛驟辱褒揚莫知所從重以為媿國家悏崇學校遴置師儒非徒表率乎豪英因以擴充其器識雖化民成俗未必皆變於古風而以道事君或可仰裨於聖治就令官長閲以歲年儻灼見於賢能遂亟聞於名氏故凡品目必協公言豈伊一介之微猥預八人之數遡龍門而願進未陪文舉之步趨託郵置以輸誠復謝穆之之竿牘矧已繇於三載曾何補於諸生分合黜幽夙常薦可此盖伏遇某官道惟善貸

心不遐遺助建明堂亦蕪收於居楔參承大祭豈無待於菁茅廣推報國之謀施及備員之士敢不勉尊名教竊慕眞儒并合紙上之陳言本非夙志領略域中之大道或在他時用襲人間不慚門下

謝翟司啓

備員外邑已逭詆訶獻可中朝更煩收録退惟幸事但有靦顔伏念某託業儒流脱身民伍才非文木難回斤斧之心名類勞歌不入簪紳之耳適會龍門之峻并容

鼠技之微早與諸生同集楷模之內晚緣召試獨專藻鑑之私一為泮水之行九換歲星之次銜恩未報有志空存敢期還位於辟雍重以抗章於旒冕坐令寡偶不敗幾成此蓋伏遇某官人以事君道惟濟物謂世俗方趨於權勢故急在單家謂賢能必務於招延故兼收曲士肆是品題之數舊承許與之言非出干求蓋由惻隱已分相如引去莫償異日之城不圖季子來歸自掛初心之劍既椎輪而創始又推轂以成終功無慊於為山

擇有殊於棄井敢不視其所以欽乃攸司嘗於黄卷之中備見昔人之故轍願以白圭之志永為渉世之元龜庶幾萬一於眞儒少答再三之寵恵

道鄉集卷二十三